本埠生活录

早春好物

◆ 石 磊

江南的春寒，品格一向是独步天下的，倒也未必是横鞭指顾的那种暴烈的寒，却一定是，最蚀骨的那一味。很多年前，在東京的木屋火炉子跟前，以初学而得的蹩脚日文，一字一句读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书中人，一个连一个地，不绝如缕地，轻飘飘，走进人生的绝境去。村上以一贯的轻描淡写，不动声色地写了一句，有时候，没有体温的温暖，人是会活不下去的。并不撕心裂肺的句子，读来，却寒彻骨，真真像极了江南春寒的料峭品质。

一笔宕完，回来写好物。

早春时节，爱一味枸杞藤，此时此刻，这件东西，最破尘俗，俊美无敌。

枸杞藤，于《神农本草》，已列为上品。早春破土的新笋子，算得清丽雅致，不拘一格，跟枸杞藤比，还是差几个品流。不过是枸杞枝条上摘下的细嫩绿叶，新鲜掐一箩，油盐烈火，快手腾腾炒一碗，清香，细苦，秀丽娟娟，仿佛轻若无物，又仿佛四海天地都融融其中，真真是神仙饮食。

江南一到春浓，夏烦，秋深，冬尽，几乎一路都是甜酸的，惟有早春，有一脉清辉耿耿，适宜吃一点枸杞这样的清野藤叶，写几笔辗转悱恻的红笺小叠，遇一枚才高无匹的男子，然后把自己，炼成瘦立无双的佳人。枸杞藤，是有这样的好，于早春的餐边，一趟一趟地吃过来，如觉了悟一般的醒神。

闺蜜朋姐姐久居巴黎，为了一口新鲜枸杞藤，落了无限心思，查了无数资料，于巴黎家中，于比利牛斯山里，屡败屡战地栽种。心疼姐姐辛劳，找了丘彦明的文字给姐姐看，丘彦明于荷兰家里，种得枸杞藤乱箭四射，蓬勃冒发，不可收拾，看得朋姐姐羡慕煞人。丘彦明的枸杞，是剪了友人的枝条，插栽而得的。朋姐姐是筚路蓝缕，从枸杞子发芽，得苗，抽枝，一步一步开垦而来，自然艰辛波折。好在朋姐姐有福，终于辗转得了栽培已成的蓬蓬勃勃枸杞藤苗，如愿种得了自家的枸杞。而我是，于喧腾的菜市场，遇见老农妇的枸杞藤，总是欣悦，抓一把在手心里，深呼吸。然后，力所能及地，携两三斤回家，枸杞藤又干又净，两三斤东西，已是壮丽一大袋子。

枸杞藤俊逸清贵，吃起来其实简易，清炒相宜，凉拌亦赞，炒鸭蛋合适，调羹汤亦是趁手。最好最好，是拿枸杞藤叶洗净，微微火，慢慢耐心炒干，当作茶叶来饮。临着春寒深沉的长夜之前，清坐黄昏，默默泡一碗，碧青的枸杞叶茶，一边饮，一边想想花边竹底的那些陈年往事，心思是，静得不能再静了。

诗歌口香糖

无 题(424)

◆ 严 力

微风在宽敞的阳光里穿梭
家庭后院里的日常生活
拥有世上最多的知音
有时候我从后窗望出去
能看见晾晒的衣服袖里
伸出了不同肤色的手
并握在了一起

诗常常被激情一挥而就
激情之外的人都在询问
现实能为激情押韵多久

他翘起一边领口的汗衫
有点叛逆的味道
更有点不打扫落叶的随意
但时间是在春天

死亡不是发明
是一些发明的后遗症

细节是一种奢侈

怀旧金曲

◆ 阿 眉

早在世界上出现“怀旧金曲”这个词的一千多年前，唐朝的刘长卿先生已经惆怅地写下诗句：“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音乐是回忆绝佳的载体，当年喜欢过的书或电影或剧集，隔了二十年再看，有些就看不下去了，就算有记忆光环加持，也撑不了多久，但音乐却绝少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多幼稚、多落伍，和自己现在喜欢的风格多么南辕北辙，一段熟悉的旋律蓦然响起，永远有在几秒钟内调动惆怅喜悦哀伤等种种复杂情绪的能力，造就一次为时几分钟的小型时光倒流。

张学友有首歌叫《她来听我的演唱会》，以“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始，至“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终，张学友的歌，陪伴了歌中女子的数段感情经历和整个青春时光。这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和歌中女子一样，大多数人十七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多年，的确是可以用一首首歌串起来的。

那些伴随自己长大的歌，就算隔了十年没听，仍然能开个头就随口接下去，听到几小节前奏就一口报出歌名。至于音乐后面的回忆——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之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每个人都不同，其实，又都大致相同——无非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像张学友在歌中所唱：“她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怀旧金曲，网络电台“豆瓣FM”就深谙此道，直接设定了三个兆赫：七零MHz、八零MHz、九零MHz，只消用鼠标点击一下，播放出来的都是陪着相应年代的人长大、成长、老去的歌。算一算，2000年出生的婴儿今年就16岁了，一零MHz的出现也并不遥远了吧。

时间一路飞奔，曾被大人斥为“听不清听不懂”却被青少年追捧为代言人的周杰伦，如今已经德高望重地坐在“中国好声音”评委老师的座位上，他的《龙卷风》《爱在西元前》《因父之名》这些歌，也随之出现在怀旧金曲的歌单里。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TFBOYS的歌也会被时光推上“怀旧金曲”的宝座，也许在五年、十年、二十年后。

而二十年时光也不似想象中漫长无比，陈慧琳1995年的《谁愿放手》，今天也算是怀旧金曲了，里面的几句，要二十年后听，才会格外入心入肺：“谁得到过愿放手，曾精彩过愿挽留……”陈慧琳清甜的歌声中，仿佛所有的“得到”和“精彩”还都是现在进行时，尚未放手，无须挽留。

丰子恺的画意

钻研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求学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从小开始就念书。尤其是以前的书，往往是文言的，很难念。但文人只能走这条难走的路。他们天天读书，光是读读还不够，必须钻进去读，读得流连忘返。你看那几个读书人，一门心思钻进书堆里去了。读啊，读啊，一直读到老！做别的事还有“退休”的时候。退休后还可以出去玩玩。读书却没完没了，一直读到老！中文不比英文，要学会全部中文，真是难啊！难啊！

总是想得太多

回乡偶记

◆ 戴 蓉

这几年回家过年，总会在机场书店买上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的年货专刊应景。虽然“回归”、“思乡”这些关键词在我看来有些缥缈，但美食总是讨喜的。绘制封面的皇小小，水墨画得十分传神，那个抱着圆凳奔向饭桌的娃娃，让多少人看清了自己童年时的馋样。杂志里也颇有些好文字：“开蚝时要用蚝锤和蚝刀相配合，‘吭吭呛呛’几声，一块还带着水滴的颤巍巍的鲜嫩蚝肉方才展露在眼前，好像一件终于洗脱污泥重现光芒的珍宝。”小时候簪花的蟳埔女挑着担子上门卖海蛎的一幕，仿佛被记忆的鼠标点中，瞬间清晰起来。在春运大军里，看小说太冗长，读散文太缠绵，唯有活泼的杂志恰到好处。

回了泉州，每次逛到华侨新村附近，必定绕到3排那幢旧洋房前去看一眼。冬末春初，院子里一树红梅开得正好。看过不少豪华独栋，可是唯独这一幢红砖旧得泛白，院子里花木错落有致的老房子让我念念不忘。铁篱笆依旧是旧日的样式，院子里的条石地板，干净的木门和窗框，在自然的天光下，不为时间和潮流所动。从前家境殷实的人家，不习惯显山露水。我心里的好人家，也是这样低调的，不必金堆玉砌，而是一家老小齐齐整整，样貌舒服顺眼，开口轻声轻气，是幽深院落里走出来的诗礼人家。

开元寺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陪人去游玩，介绍过桑莲花开得传奇，大雄宝殿的斗拱建筑和迦陵频伽，转过镇国塔和仁寿塔，走进弘一法师纪念馆才能长舒一口气。风华绝代的李叔同，如何皈依了严格的律宗？这是我常常揣想的问题。他的“悲欣交集”，“悲”和“欣”定然与你我世俗的悲喜有所不同。据说有人看了弘一法师晚年的书法觉得不过如此，实则法师手笔早已不囿于所谓的审美法则。比起放下家累，放下自我和世间评价是更艰难的事。

“故乡”这个看似宏大的词，必须在一饮一食、一花一树的琐屑里方能落到实处。而凡人度过时间的方式，是小心搜集人情里的些微欢乐，以此来冲淡无常的悲苦。

让思想拐个弯

问答见聪慧

◆ 顾 土

最近，常常看见有人将一些问答的视频流传开来，捧腹的有，尴尬的有，意味无穷的也有。临近春节时，就有一段记者街头采访清洁工的视频广为传播。记者问清洁工：您对燃放烟花爆竹怎么看？答曰：怎么看？站在这里朝天看呗！这样的问答还反复了两次，令人回味，也让人捧腹。

一座城市的湖上，一只狗落入冰窟窿里，众人忙打电话求救，回答是：我们只救人，不救狗！最后还是一位记者下去将狗救了上来，狗的那副感恩的模样令人动容。网友们就质疑：人有难时，专业救援队伍里总少不了狗的身影，人落水、狗跳下去营救的故事每年都不绝于耳，为什么狗有难，回答就如此冷冰冰的呢？

问答是人之一生最基本的会话，从早到晚，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大概都是免不了的，即便人不在场，电话、短信、微信，也还是少不了一问一答。可能正因为问答属于日常化，所以不假思索是问答的主流，什么都沉思半天才作答，这样的人不多，也难免让人跟着发急。

问答时最怕撞见轴人。什么是轴人呢，说话喜欢抬杠，比较重视在公共场合争夺话语权。这样的人，你说一句，他顶一句，还事事喜好为别人做点评，以表现出自己高出一筹，即使不顾常识也无所谓。

轴人的优势是，旁观的人还真以为他们的底蕴格外深厚，怎么什么都懂。其实，轴人的劣势更明显，他们说话都是一句对一句，也就是说，他下一句的反驳只针对你的上一句，至于前后是否自相矛盾可以姑且不论。当你的记忆力超强，轴人的弱项就会暴露，但这样也会伤了和气，轴人毕竟也是朋友，不外乎争强好胜、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我的经验是，逊让一步，一笑了之。

轴人再怎么轴，只要是私人间的事情，回答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公权力机关、公共服务机构，与外界的问答就不能还是按照老套路，或者不假思索，“不知道”“我是新来的”“这不归我管”“保密”。这样的回答一旦暴露于网上，后果可想而知。

都市专栏 周刊 第424期

繁华与寂寞

坚守纯粹

◆ 赵 波

我因《像候鸟一样飞》一书的宣传，这一年走遍了东南西北十几个城市，还越过海峡飞到了台湾，真的应和了书名，飞来飞去。

还从来没有在南京过过年，想体验一下传说中很冷的滋味。可是，一月底寒流真的来了，而且来势汹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疯狂把我留在了常州。一留就留到了春节后，在春寒料峭中的情人节才到南京。

过年期间我的电话恐惧症又发作了，不愿意面对亲戚朋友的邀约，只想一个人静静呆着，听着风声看着白雪想想事。在连续几年呆在泰国过冬之后我终于度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白色的冬天。

我想了来路，走过的城市，做的事情。也想了去路，未来想进行的工作，想合作的人。还有结束一些不尴不尬多余的纠缠，删掉一些看了不愉快的短信息、微信微博私信。新的一年我愿意让自己轻装上阵。

情人节那天，在我的老根据地青岛路上的半坡村咖啡馆，照例又是约了一些朋友，然后在那里遇见另外一些朋友。在一起热闹地吃饭喝酒度过了节后回到南京的第一个下午。

一个做导演的朋友开始给我们上课，关于小鲜肉和他们无法抵挡的市场。他说现在只有写男男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才有大量疯狂的女粉丝追捧，然后又会影响女粉丝旁边的男性追求者，而他们的男性追求者各个年龄段都有，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一方面说明女性占主动权的时代来临了，她们开始主动强势地检阅男色。另一方面说明什么呢？现在二十岁左右的九零后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背后支撑他们的是父母，而再过十年他们更是厉害，他们的目光和兴趣将占领各种市场和江湖，不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态，就挣不到他们的钱，打入不了他们的世界。

对于一个不爱看网剧，坚持喜欢阅读纸质书，也不愿意写男男小说，只愿意坚持自己内心的纯文学的七零后的我来说，面对他说的那个江湖和市场感到了落伍和隔膜，从内心来说我愿意寂寞待在边缘观看他们各种激情满怀，并不羡慕他们如今的强大的捞金能力，尽管我们青春的时候没有处在这样大好的开放搞活年头，但是我们有比他们安静的心，心里还有一点爱的动力和信仰。所有获得都要付出代价。今天所有的老人都曾经年轻过，一代一代更替而已。

太阳底下没有新事，只不过玩的方式方法有了一点点改变。

就让我如此安静矫情地依然愿意做一个边缘的写作人。

今年我会写一本关于北京的书。写作计划完成之后还会去很多地方旅行，像一只鸟在一个地方呆厌了换一个地方吃吃东西，看看风景和人。如此而已。一年开始还是开心的。